

阅读如“器”

陈达(80后,公务员,现居淮安)

悦读:一年大约读多少本书?

陈达:本科和读研那会求知欲望和男性荷尔蒙一样膨胀肆虐,口味贪,也不挑食,一年能读个百来本。工作后读书时间和兴趣急速收缩,闲暇时,日进一本,忙碌时,整月整月书不沾边,现在大概一年

能读个三四十本已然是可遇不可求。

悦读:纸媒的变局对阅读习惯有影响吗?手机、平板、电脑与纸质书的比例各占多少?

陈达:谈不上习不习惯,任何一种阅

读形式都只是获取知识的一种工具,谓之为器。2010年之前我大多走的是买书看书的老路子,近几年kindle和汉王都用过,也常用手机看小说,一个感觉就是,纸质书自有快活,平板也不乏愉悦。也许纸质书会消亡,但文字不会消亡,它只是以另一种形式附着在工具之上,古代是石刻、竹简、铜鼎,后来就是轻便易携带的布条、羊皮、纸张,再到现在的手机、平板、阅读器或者其他。但同样是工具,却也有不同的愉悦感。现在自己读“上了年纪”的经典作品,还是更习惯纸质书,对那些可买可不买的“鸡肋书”或茶余饭后的“快餐书”,多是选择用手机或阅读器快读。总的来说,还是看纸质书更多一些,占到80%以上。

悦读:平时喜欢读哪些类型的书?

陈达:人的阅读旨趣大抵源自于性格、教育和经历,深植于血脉和性灵,如果人生没有大起大落,大概阅读兴趣也难有遽变。上大学时,我的偶像是马克斯·韦伯,他有两篇很出名的演讲,叫《以政治为业》和《以学术为业》,对我影响很深,至今不变。

我的阅读兴趣大抵沿着这两个路数,一是对一些古典政治哲学很感兴趣,他们研究的东西很边缘,与现实生活的鸡毛蒜皮脱节,看似“无用”,但很有营养。二是对现实政治很感兴趣,一些关于国家转型、社会结构变迁的书也让我很着迷,比如亨廷顿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波兰尼的《大转型》等,社会转述太快,国家有转型的焦虑,个人有迷失的苦恼,这些书或者可以给我一些解释的“慰藉”。工作之后,业务书和闲书逐渐“满厨”,变成功利性和娱乐性双相绞杀,阅读深度大大下降。

悦读:有过难忘的阅读记忆吗?

陈达:曾经有一段很难忘的读书经历,那是在大二时,自己陷入了一段热恋,当

时在重庆,酷热,溽闷,人心似火。暑假我躲在学校图书馆里,疯狂地翻遍了每一本诗集,从《紫罗兰的灵魂》《荒原》《天上的鼓手》《新月集》,到《恶之花》《神曲》《圣经》,我无从辨别,囫圇吞枣。自己从莎翁的十四行诗和海子的诗里精心筛选出一句句炽热滚烫的诗句,感觉那些久远的前辈,死去的,老去的,在世的,他们的一行行诗句就像飞鹿,像疾鸟,像奔腾的骏马,像一根根荡人心魂的琴弦。自己甚至可以大段大段地背下海子的《日记》和《我请求:雨》,一遍遍卷写,遥寄远方。这种阅读记忆已随感情而逝,不复再来。

悦读:这个酷夏,你正在读哪些书?

陈达:暑假虽热,但最近给自己买的都不是“降暑”的书。之前在上学的时候听过翟学伟老师的一次演讲,很是震撼,于是前几天入手了翟老师的《中国人的脸面观》《中国人的关系原理》和《人情、面子与权力的再生产》,这些书看名字好像有点厚黑学和关系学的味道,其实不然,它们都是很严肃的学术书,是关注中国现实社会学的极佳读物。另外就是《哲学的邀请》和《政治学通识》,前者是萨瓦特尔著名的“邀请”系列之一,虽没有《经济学的邀请》写得好,但寥寥数语大刀阔斧,跟社兰特夫妇薄薄的《历史的教训》有异曲同工之妙。后者是包刚升博士的一本新著,包刚升是国内为数不多有个人见地的年轻政治学者,与一般的“拿来主义”、“翻译主义”学者不同,包刚升关注了很多民主崩溃的政治学,算是在浩浩荡荡的民主大潮中一根逆流稻草,有自己的学术坚守。另外就是重读了松本清张的几本小说,《点与线》《零的焦点》和《砂器》,他是社会派推理的翘楚,如果你不是纯粹偏爱推理这种“技术问题”,而是对社会问题颇为关切的话,那松本清张这几本书肯定是不可多得的“消暑”良品。

悦读:有过难忘的阅读记忆吗?

陈达:曾经有一段很难忘的读书经历,那是在大二时,自己陷入了一段热恋,当

我的阅读回顾(二)



无尽芬芳 豆哥/绘

遇见最真实的自己

张启晨(90后,独立撰稿人,淮安人)

悦读:一年大约读多少本书?

张启晨:大学时候空闲时间比较多,一年的阅读量在一二百本左右,工作后,每天的时间被各种事务占用了大部分,但靠着自我约束,下班后立即回到书房,拒绝几乎所有的邀约和聚会,也能保证每年接近一百本的阅读量。

悦读:纸媒的变局对阅读习惯有影响吗?手机、平板、电脑与纸质书的比例各占多少?

张启晨:没有太大的改变,抚摸纸质书的那种感觉更为真实、兴奋,读起来更有感觉,不同的人对读书都有不一样的形容和描述,对我而言,读书就是寻找真实

自我的过程,在拿起书的那一刻,整个人就立即安静下来了,仿佛一个永远初恋着的男孩,面对自己的心爱之人,羞怯、尊重、挚爱、纯真、珍惜、震颤,面对着她的每时每刻,我都是温柔且深情的!我并不排斥运用电子工具进行阅读,但自己不大习惯使用这些电子产品,虽然随着科技的发展,电子阅读越来越接近于纸张的感觉,我还是固执地喜欢纸质书,看着堆满了整个书橱的书籍,内心的满足和成就是无与伦比的。

悦读:平时喜欢读哪些类型的书?

张启晨:小说、文学、历史、随笔都比较喜欢,随着年龄的增长,会读一些以

前认为枯燥、繁杂的书籍,这可能也是阅读水平不断成长的一种表现。

悦读:有过难忘的阅读记忆吗?

张启晨:有夜读的习惯,但是大学时候住在宿舍,为了不打扰室友休息,夜里熄灯之后选择在公共厕所阅读,蚊虫叮咬、灯光昏暗,但读到会心之处,依旧莞尔一笑,内心喜悦而充实。

悦读:这个酷夏,你正在读哪些书?

张启晨:在阅读大量的历史文化资料,因为下一阶段将书写一部历史讲述类的读物,为了让自己的作品更为厚重详实,更经得起读者的推敲,更经得住时间的考验,

“大开脑洞”的阅读体验

齐橙(23岁,同济大学德语系本科应届毕业生,曾就读于淮阴中学)

悦读:一年大约读多少本书?

齐橙:将近二十本。

悦读:纸媒的变局对阅读习惯有变化吗?手机、平板、电脑与纸质书的比例各占多少?

齐橙: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变化。因为喜欢纸质书的质感和阅读感受,我一直选择购买纸质书阅读。即使是在写毕业论文需要阅读大量文献时,我也坚持把文献复印或打印出来,一方面方便自己做笔记,另一方面是因为纸质书散发出来的宁静的感觉非常有助于我专注。

手机和电脑上的文章基本不在我的阅读范围内。因为容易被其他因素干扰,我

通常不会在电子设备上阅读长篇文章,阅读纸质文献时也尽量远离电子设备。

悦读:平时喜欢读哪些类型的书?

齐橙:过去喜欢风格清新的小说和散文集,如李娟的《我的阿勒泰》等,还有外国经典文学的中译本,如《洛丽塔》《龙文身的女孩》等。最近正在读侦探推理类的小说和科幻小说。

悦读:有过难忘的阅读记忆吗?

齐橙:最近阅读《三体》的经历很难忘。由于过去阅读的作品风格比较单一,在《三体》之前,我很少会读到天体物理方面的小说。《三体》并不是一部完美的

作品,但令我惊叹的是,即使对天体物理一窍不通,我也能在读过每一行字的同时在脑海中构想出清晰的物理结构与画面。沉浸在阅读中的感受仿佛是在俯瞰整个宇宙,欣赏着各个天体按照精妙的宇宙规律运行。这种关于逻辑的美感深深打动了我这个文科生,也让我明白,阅读必须要广泛。人在年轻的时候要不断尝试,勇于“大开脑洞”,不断刺激读书的味蕾,不要让自己的某些惯性和惰性把自己封锁在一个狭隘的小世界里。在读完《三体》后,我又开始兴致勃勃地尝试以前从未接触过的风格,比如日本的悬疑小说,并开始尝试一些解谜的游戏。这样的尝试不见得每次都有豁然开朗的感觉,但开阔视野对

我力求让其中的每一个论点都有理有据、有充分的历史考证,所以,查找了很多资料,仍在反复推敲研读。

在这间隙里,还见缝插针地阅读了一些戏剧、杂文类的书籍,重点是林怀民和蒋勋先生的作品,他们为我打开了一扇关于戏剧和艺术的窗户,让我明白,戏剧还可以这么演,传统文化还有这种表现形式,《红楼梦》《书法系列》《白蛇传》《九歌》《稻田》,这一个个作品的呈现,是创新,更是回归;是内心的召唤,更是自然的奔放;是梦想却带有脚踏实地的现实感,让我看到了艺术的另一种可能性,也让我对人性有了更多的思考。

对我来说非常重要,这是一种良好的阅读习惯和生活态度。

悦读:这个酷夏,你正在读哪些书?

齐橙:最近读了几本东野圭吾的侦探小说以及英美的悬疑小说。阅读感受各不相同。作为悬疑小说,作者免不了要在“隐瞒真相”和“误导读者”方面下功夫,但过于频繁地布下迷阵往往会有事半功倍的效果吧。在这方面我最喜欢东野圭吾的《白夜行》,答案很明了,但重要的是在阅读中搜集佐证答案的拼图,这是我非常享受的阅读体验。

悦读:这个酷夏,你正在读哪些书?

启伟:今年夏天比较燥热,真心读不下去什么书。八月里,好友送了三本书,《离歌》(短篇小说集)、《人与土地》(摄影集)和《你我皆凡人》(评论集)。《你我皆凡人》读完了,六神磊磊真是风趣,知识面超广,联想也奇特。借武侠江湖来解读现实观点,“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其中很多观点是对现实的精准把握。《人与土地》勾起我重新拿起相机的冲动,《离歌》正在阅读中。

西瓜与西瓜籽

启伟(27岁,地产企划,现居淮安)

悦读:一年大约读多少本书?

启伟:工作后,一年读的书屈指可数,十来本差不多吧。受长期的生活习惯、工作性质的影响,现在正慢慢重新拾起书,我得承认,读着读着就犯困,困到书砸脸上是常事。比较惭愧,有点对不起自己认识的文字,正在努力改变中。

悦读:纸媒的变局对阅读习惯有影响吗?手机、平板、电脑与纸质书的比例各占多少?

启伟:个人觉得变化挺大的,尤其对

于我们这代人,基本上新闻、短讯、短文章都会通过手机App浏览,这样可以不受地点时间的影响,方便快捷。当然还有一些做的比较好的微信平台,也会定期去分享各种类型的文章。

对于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书籍还是会去买纸质书来阅读,一来可以做做笔记,加深记忆,二来可以丰富一下自己的书柜,算是两全其美了。现在生活中纸媒还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吧。如果非要分出一个比例的话,大概网络阅读是西瓜,纸媒是西瓜籽。

悦读:平时喜欢读哪些类型的书?

启伟:除了专业书籍外,平时偏爱看一些惊悚类的短篇、生活写实类的小说,偶尔翻阅一些过期杂志,读的比较杂。

悦读:有过难忘的阅读记忆吗?

启伟:刚成年时看韩寒的《三重门》,看了一遍又一遍,行文的幽默和种种批判看了很过瘾。这本书吸引着我当时作为伪愤青的自己。好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